

残雪 著

残雪文学回忆录

残雪

SPM

志方益文化传播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残雪 著

残雪文学回忆录

残雪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残雪文学回忆录 / 残雪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218-11838-3

I. ①残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4422 号

CANXUE WENXUE HUIYILU

残雪文学回忆录

残雪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丛书主编: 陈思和

责任编辑: 季东 倪腊松 向路安

排 版: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装帧设计: 张力平

责任技编: 周杰 吴彦斌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恒美印务 (广州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毫米 × 1194毫米 1/32

印 张: 8.75 插 页: 2 字 数: 219千

版 次: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

残雪，本名邓小华，1953年生于长沙。做过铣工、赤脚医生、代课教师、个体裁缝等。1985年开始发表小说，已有600万字作品问世。主要有《黄泥街》《山上的小屋》《苍老的浮云》《五香街》等，其中30多部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。

总序

陈思和

20世纪的中国社会大潮从启蒙到革命，从抗战到解放，从浩劫到反思，浩浩荡荡。在此语境下的文学思潮，其主体也表现为激情引导下的青春澎湃，一路呼啸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中国文学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、宽松而多元的年代。

1978年初，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，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《伤痕》，一下子触动了全社会痛定思痛的神经，于是“伤痕文学”引起风潮。理论界还在那里忙着讨论什么“歌颂”还是“暴露”、“社会主义体制下会不会产生悲剧”等夹缠不清的话题时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呼啦一下通过了这部作品，由此开启了被

称作“新时期文学”的方向。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《今天》等一批民刊，被称作“朦胧诗”的新诗潮流开始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诵，尽管不很确切，尽管引起了争论，但是“新的美学原则”由此得到普遍认可，改变了诗歌创作的路径。1985年，一批知青作家尝试从民间民俗文化描写入手，融汇传统审美特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，以此改变文学与政治紧密捆绑的写作观念，兴起了蓬蓬勃勃的“寻根文学”，这一创作思潮对20世纪90年代作家们转向民间、坚持写实和人文理想，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……

一晃，四十年弹指一挥间。这四十年来，虽然道路走得曲曲折折，但国家领导层面基本上遵守了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、不搞阶级斗争、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等承诺。经济建设带来国家的强盛，大国和平崛起的赞声不断出现。这个时候，我常常想起地球上的另一块土地，欧洲欧罗巴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，殖民政策给宗主国带来了广阔市场，国内经济发达，物质繁荣，人们陶醉在纸醉金迷的欲望追求之中，文学上流行了唯美主义、颓废主义等声色犬马的世纪末思潮。就在三十年后，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写出了《贝多芬传》，大声疾呼人类精神的追求。再过了差不多十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，又是罗曼·罗兰发表了《超越混乱之上》的精神宣言，强调在国别以上，应该追求人类共同的精神。作家在国人与敌人的咒骂声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但咒骂他的人，却在战争废墟上不得不收拾残瓦一片了。

文学是社会的良知，是人类历史的见证。文学在一个时期内

可能会被误解、被咒骂甚至被威胁、被迫害，但是优秀文学的真正力量，仍然在于无畏地揭示真相，肯定真善美的理想，让人性中的虚伪、凶残、血腥、无耻都感到战栗与无趣。记得很多年以前，无意中看了一部电视剧，剧中汉景帝对晁错说：“老师啊，你告诉过我，对的事情总是对的，错的事情总是错的。可是，为什么现在明明对的事情却变成了错的？错的东西倒好像变成对的了？”于是，晁错被杀了。在临刑前，晁错对汉景帝说：“皇上，我还要说，对的，到最后还是对的；错的，到最后总是错的。”我想，两千年以前的对与错，现在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。但这样一种坚信自己是“对的”的理想，只有在文学作品里，才会被描写得那么生动，那么有生命力。这就是文学的不朽所在！

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“文学回忆录”丛书，意在为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，收录当代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，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、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题。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和人的历史，将在这里“立此存照”，给当下一个见证，给未来一份信史，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多维度认知作家的好读本。

策划者向继东先生邀我为丛书作序。恭敬不如从命，于是想到了上面这些，并与本丛书作者与读者共勉。

2017年5月27日

于上海鱼焦了斋

自序

我从三岁的时候起就热衷于表演。但是在我小的时候，那种表演是很特别的——我在脑海里进行表演。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所上演的戏剧。

有时候，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时，我就开始表演了。我家里起火了，到处是烟，而我外婆生病了，行动不便，我搀扶着她，同她一道跑出了房间。我们两个人多么快活啊！

有时候，在半夜，一只老虎在后面追我。我跑啊，跑啊，跑得喘不过气来。然后我闭上眼睛，对自己说：“跳！”我真的从悬崖上跳下去了。但我知道我不会死。当我醒来时（我总是在关键时刻醒来），我发现我活着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到了。我的老师是一位很穷的年轻男老师，他的外貌不好看。似乎没有年轻女人乐意嫁给他。我坐在教室里听他的课，但我在走神。我想帮助他，使他快乐。有一天，我写了一篇很漂亮的作文。作文写得如此之好，以致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。

人们相互询问：“她是谁的学生？”“文老师的学生！文老师的学生！”文老师和我多么快乐，我们去操场上散步。我们说呀说呀……当然这种事在真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。

当我长大起来时，那些表演就持续得更久，情节更复杂了。

到了十三四岁，我就开始读小说与科幻小说了。有些书籍很不错。读了小说后，我很想爱上某个人。但哪里有人可以让我爱？我家很穷，当局已经让父亲去劳动教养了（在图书馆做清洁工）。平时，当我外出遇见别人时，大部分人都给我白眼。此外，我已经失去了上学的机会！

所有这些意味着我只能同周围的两三个女孩有来往。于是，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家里。我每天去一个小食堂买饭回来吃，一天两次。一天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），我从食堂回来时，看见一个健康的男孩在操场上打篮球，他看上去比我年纪大一点，我觉得他很漂亮。我的脸因为害羞而涨红了。当然，他根本没注意到我——男孩们总是那样的。到了夜里，躺在黑暗中，我开始表演我和他的“邂逅”。我是如此的兴奋，我们在一块的情景反反复复地出现。我设计出种种的情节，在这些情节里，我和男孩总是面对面地在交谈着。

我的天堂生活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。我每天都要经过操场，我仔细地倾听跳动的篮球发出的响声。当我倾听时，我不敢朝那个方向转过我的脸，我必须装作我一点儿都不注意他。他是多么敏捷而有活力啊！他的身体多么美！昨夜我还同他一块在公园里呢。我们坐在草地上，看鸽子从天空飞过。像那个时代的所有少年一样，我们不敢相互触摸，我仅仅用目光触摸他。

时间飞逝，有一天，他不再出现在操场上了。他永远不再出现了。但我的表演又延续了一年。

我直到三十岁才开始写作。那之前我做过“赤脚医生”，街道

小工厂的工人，还当过代课教师。我成为作家之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个体裁缝。我为什么学习做服装？一个原因是我和丈夫都想赚钱来养活小孩和自己。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我要更多一点钱来维持我的写作——表演。表演是我从孩童时代开始的理想，我从未有哪怕一瞬间忘记这件事。我丈夫支持我实现我的理想。时间就是金钱。

我们俩同时开始根据裁剪书学习裁剪和缝纫。我们每天从清晨工作到半夜。半年之后，我俩成了裁缝。我父亲的那套房子变成了我们的工场。我们甚至雇用了三个帮手，不久就开始赚钱了。那是1983年。在城市里，那时只有少数人干个体户。但我们成功了。

就在我们成功的同一年，我开始在缝纫机上写小说。有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，这就是，我发现我在写小说时不需要事先思考情节与结构，不论是很短的还是较长的作品都一样。我只要一坐下来就可以写，从来不“考虑”如何写。白天里，顾客来来往往，总是打断我的写作。我的时间是破碎的：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最多半小时。到了晚上，我那四岁的顽皮的儿子几乎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。然而就在这些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或半小时里，我居然写出了一个小长篇——我的处女作。作品中的情节十分连贯，是一个完美的整体！

我是如此的吃惊，我没料到我能够做到这样：当我想要表演时，我就表演；当我决定停止时，我就可以停止。但事后我又可以随时回到那种意境，这是多么奇怪的事！我想也许我有点像古代的诗人们，他们喝着酒，到野外的风景中去写诗。就好像他们想写就能写。但我不完全同他们一样，因为好像有种逻辑的力量在推动我的笔，我写下的任何词或句子都是“正确的”，不可能犯错误。所有的情节与对话都是那么贴切，那么美，正如我孩童时代的那些表演！同那时的唯一区别是，现在我的表演是更加头脑清醒，内含着更大的决心了。

也许我就像美国的舞蹈家邓肯，我的表演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，不需要事先设计。当我不再需要为金钱操心时——那是我创作了五年之际——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：每天创作一小时。这个时间通常在上午（有时也在晚上），当我跑完步之后。刚好一小时，不多也不少。无论我是写短篇还是长篇，我总是提笔就写，流畅地写完一小时，之后便不再作任何修改了。在写之前我只需要想一两分钟，第一个句子就会出现。第一句带出第二句，然后第三句……啊，我多么快乐！

写得越多，我越想写。我的小说王国变得越来越大，它的边界向各个方向延伸。我渐渐地明白了，这是灵魂和肉体交融时的舞蹈，这种舞蹈是停不下来的，永远停不下来。我身上所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是自从我开始正式的表演之后，我的个性发生了大大的变化——我变得越来越明朗了。我一贯热爱世俗生活，而现在，我对生活的爱愈发加深了。每一天的日常活动都变得如此美好：在厨房里做饭，在房间里打扫卫生，洗衣服，帮助儿子完成家庭作业，去菜场里买菜，举着雨伞在雨中跑四公里……我的日常生活获得了完美的节奏，我的身心充满了活力。我感到我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。我的日常生活给我的表演生活提供能量，我的表演生活给我的日常生活赋予意义。我深爱这二者，实际上我将这二者看作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——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看。

有时我会回忆我孩童时代的表演，于是我会问自己：为什么会发生表演？为什么只有它们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？后来，当我渐渐变老时，我就知道了答案：这是因为我想要活得充分，因为我想要我的身体和灵魂一道起舞。我是大自然的女儿，一个如此灵敏的女儿，甚至在不到三岁时就听到了母亲的呼唤——那呼唤来自黑暗的深渊，很少有人能够听到它，而我听到了。当我成年时，这种特殊的能力却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责任感和义务感。

在我的写作生涯中，我有过这样的经验：这就是除了我自己以外，还有一些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听到过大自然的召唤，但他们没有聚精会神地去聆听这种声音，所以他们错过了它，再也听不到它了。举例说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，有几位作家写出了非常美丽的实验小说，但三四年之后，他们都转向了传统的写作。对于一位作家来说，要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于这种特殊的表演活动是非常困难的。世俗生活中的诱惑太多了，如今一位著名作家想要获得金钱和名声是很容易的——只要抛弃实验创新，选择现实主义讲故事的老旧方法，或尝试写电影和电视剧。几乎我所有的曾经的同路人都选择了那条宽敞的大路。

然而我相信我自己是不同的。从一开始我就只为理想而写作。那么对于我，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我认为应该这样：每天表演一次，决不无故停演；读美丽的书籍；享受日常生活——性，美味的食物，舒适的衣服，锻炼身体。简言之，我要使我的生活总是快乐，使我的心灵和肉体对于世界充满好奇心。那也意味着我必须保持身体的健康。钱是重要的，因为它能买到时间，延长我的生命（我有严重的风湿病）。但我总是懂得我要过一种值得我过的生活。

我为自己感到自豪，因为我这种表演需要很大的才能和勇气，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持续下去。对于我这类作家来说，灵感并不是唯一的，除了灵感，你还得具备一种强有力的理性能力，因为你必须进行一种特殊的思考，这种思考不是通常的推理，我将其称之为“物质性的推理”。也许这听起来有点神秘，但看看我每天的表演以及我孩童时代的表演吧，也许你会获得一些线索。

“物质性的推理”不仅仅是思索，它更是实践。那也是为什么我将它称之为“表演”的原因。在表演的氛围里，当你运动你的肢体时，你的行动遵循着严格的逻辑性，你通过你的感觉体验到逻辑

的结构。你越进行实践，结构就呈现出越多的形式。就我的经验来说，假如你渴望看见那种结构，你就必须经常进行操练。如果你对自己放松了，很可能一两年内那结构就会完全消失。这种事发生在我的两三个同行身上。当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在实验小说的创作方面才能都很高。我想，大自然对于人类是公平的，它总是给予你自己配得上的礼物，而一些人于不知不觉中将它丢失了。

2015年，我六十二岁了，但我依旧充满了灵感。所以我对大自然充满了感恩。如今，除了一年参加一两次文学活动，我几乎每天写作。写作给我带来强烈的自信，使我的身体保持健康。我感到我的生活正在变成某种音乐。每天早上我睁开双眼，我都看到太阳以不同的方式升起。对于我来说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！

白天里，我通常研究西方哲学和文学。到了晚上八点左右，我就表演一次（十年以前我将表演的时间改到了晚上），表演持续一小时（大约写一千字），但有时四十五分钟就够了。我看着笔记本上写下的词和句子（从一开始，我就是将小说写在笔记本上），发现它们是如此的整洁。而在平时，当我签合同或写信封时，我的书写总是很丑陋，而且经常写错。我所有笔记本上的手稿的字迹都是清晰而又有韵律的，错误极少。它们构成美的整体。当年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我能这样写，是大自然赋予了我这种能力，它让我进行美丽的书写。实际上，我一年比一年老，当我书写时我的手会发抖，但只要开始表演，词语和句子就仿佛听到了召唤，变得充满了活力！

残雪

2017年3月

目 录

CONTENTS

灵感之源

扮演 / 3

本能 / 6

不可能的戏 / 9

锤炼 / 11

从染缸里突围 / 14

达吉娅娜 / 18

地底的图案 / 21

恶魔 / 23

飞翔的黑色大鳖 / 26

愤怒 / 29

封闭与敞开 / 32

高潮的平台 / 35

古松 / 38

光感 / 41

“好的故事” / 43

交流的冲动 / 46

《金发公主》和《牛虻》 / 49

空房间 / 52

冷静和勇气 / 55

里面 / 58

灵动与滞重 / 61

逻辑 / 64

美翼 / 67

内心生活的三个层次 / 70

脑海空空与深渊开掘 / 73

企盼奇迹 / 75

三维画的境界 / 78

生长 / 81

文字的森林 / 84

我和我的小黑房间 / 87

无中生有 / 90

严肃书籍 / 93

异质生存 / 96

隐没的梦乡 / 99

直觉 / 102

状态 / 105

追求极致 / 108

文学观

什么是“新实验”文学 / 115

- 我的短篇小说观 / 123
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 / 125
期待同谋者出现 / 129
一种特殊的小说 / 133

对 话

- 追求逻各斯的文学
——与格里菲斯对话 / 139
答美国《渐近线》杂志问 / 165
答《灵魂的城堡》译者近藤直子问 / 175
文学需要哥白尼式的革命
——与郑小驴对话 / 184
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卑情结
——与湖南佬对话 / 203
答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问 / 211
答《深圳商报》魏沛娜问 / 218
答记者刘炎迅问 / 228
与刘雪明对话 / 238
与河西对话 / 244
- 附一：残雪其人其事 / 250
附二：残雪著作年表 / 256

灵感之源